



陈传席文集

1

Chen Chuanxi's Collected Work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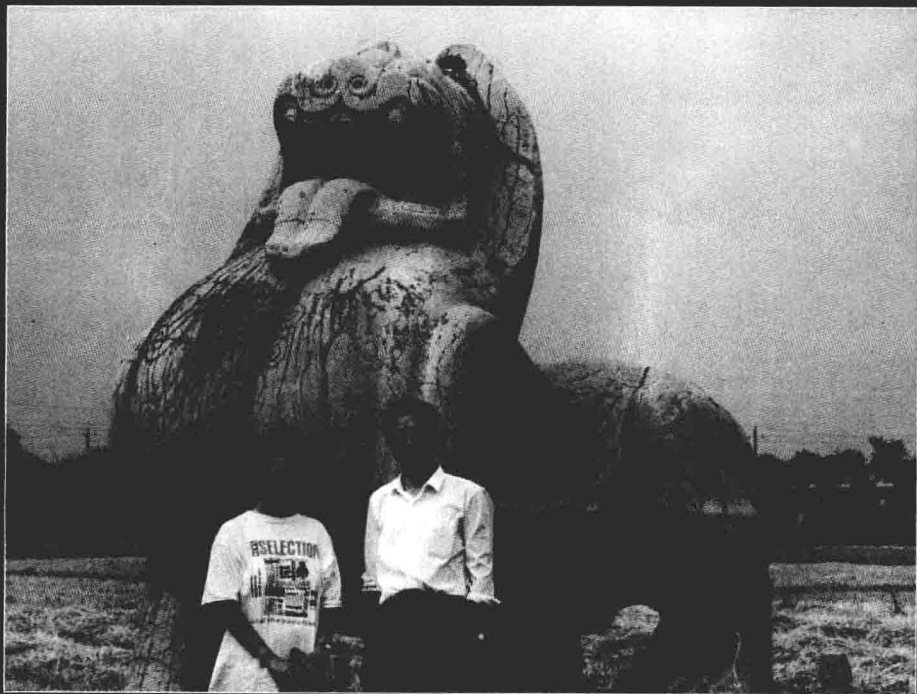
河南美术出版社

陈传席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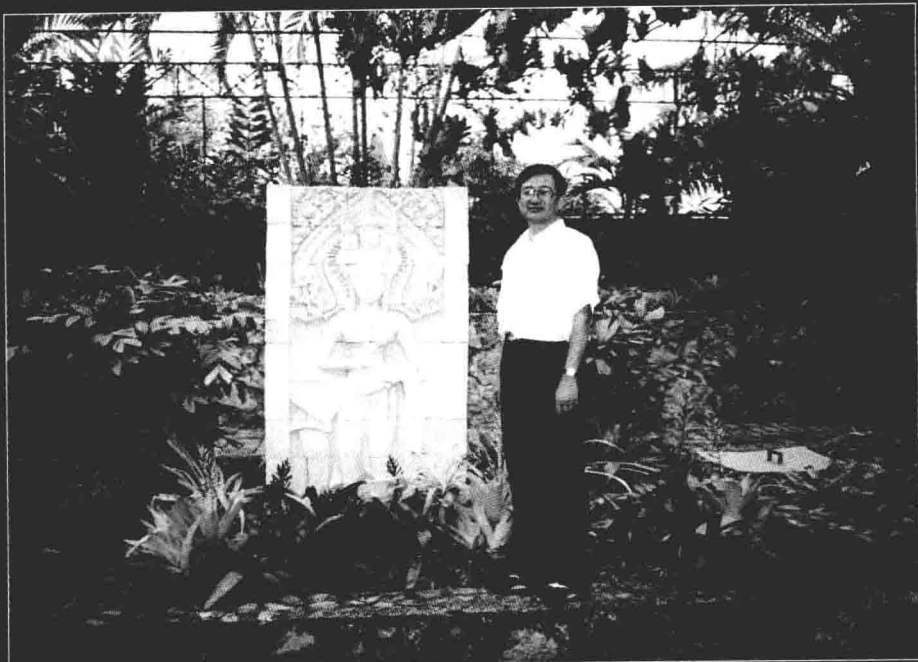
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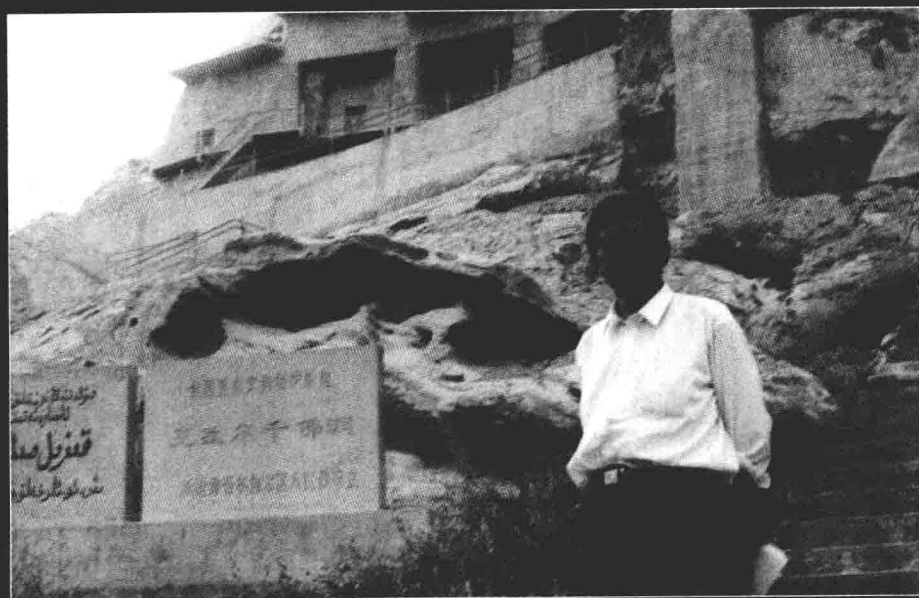
③ 陈传席著《中国山水画史》时摄



④ 陈传席带英国留学生考察六朝古迹



◎ 1999年陈传席在泰国考察佛教艺术



◎ 2000年6月，陈传席在克孜尔千佛洞考察佛教壁画



③ 陈传席在新疆考察古迹时在维吾尔族人家作客



④ 1998年，陈传席在福建考察建筑艺术



① 陈传席带英国留学生在恒山考察佛教艺术



② 陈传席在新疆边塞考察古迹途中

陈传席小传

陈传席，原名陈鹏飞，笔名弃病、池邻、伯子，江苏睢宁人，生于吉林省通化市中朝边境。3岁随父母越岭渡海回故乡睢宁，11岁又独自外出至安徽读书。“经史诸子，释老岐黄，古今中外，记胜之书，朝读至暮，暮读达旦”；同时学习吹笛、吹箫、拳术、剑术，亦嗜画。中学时代，随王天铎先生学习诗词、书法、国画；后又学习素描、油画。上山下乡时期当过教师、会计、医生，后学工科，开过矿，从事过工程技术工作。1980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长沙研究生班，1982年研究生毕业，同年10月任职于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，即着手组织中国美术史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同时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藏品联展，1984年大会成功地在合肥、黄山两地召开，联展也如期展出，两者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。美国学者称“陈传席组织的这次研讨会和联展，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，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一次。36家博物馆联展，在欧美是根本办不到的，中国后来的艺术史国际研讨会，形式都套用此次的，但规模远远不及”。会议之后，陈传席即埋头著作。1986年应聘赴美任堪萨斯

(Kansas) 大学研究员，从事明末清初画史和“扬州八怪”的研究，同时考察美、英、日各地所藏之中国古代艺术品。回国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，教授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，岭南美术专修学院教授，中国少林书画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，中国当代民族绘画研究协会顾问，敦煌中国画院高级艺术顾问，江苏美术馆研究员等。1991年后，在国内外众多学术机构中兼任名誉院长、顾问和研究员，又任《文物和艺术鉴定丛书》主编，《现代中国画史》主编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。已先后指导12届硕、博研究生、16个国家的留学生和高级进修生。姓名列入国内外各类艺术辞典以及各类名人录之中。又被列为跨世纪人才青年教授之一。

陈传席教授通古文、外文、文学史、思想史、佛教史、经济史、中国史、哲学史，并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多年，现治元明清文学史、中国艺术史和人文史，已出版学术著作《六朝画论研究》、《中国山水画史》、《明末怪杰》、《中国紫砂艺术》、《弘仁》、《中国绘画理论史》、《悔晚斋臆语》、《中国绘画美学史》（上、下两册）等36部（详见本书后《陈传席教授著作、论文目录》[选]）。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0余篇，且在国内外发表过的绘画、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、译著、各种札记等颇丰。曾在莫斯科举办个人画展。

陈传席教授现在正对中国史、中国文学史、中国思想史、中国佛教史和中国艺术史作综合研究。同时从事中国文人画创作和散文写作。

陈传席教授现读完中国文学史博士学位，任博士生导师，其学术渐入综合研究与纵深研究之境。

自 题

《易》云：“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。”艺，小道也；术，微知也；不足以济天下而周万物，惟君子以之游而已。余少读经，游于艺，而学道未成；稍长，支离天地之间，劳筋骨，饿体肤，荒于学久矣。夫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敝，是以中岁移治小道，沉耽于斯十有八载矣。子曰：“虽小道必有可观焉。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夫以不为之事而为之，悲夫。余肃然而恐，凛乎其不可留也。心缘物感，弃其必弃，择其可瘞者聚而瘞之，故有是集。

夫浮生有涯，物极不反，返而改治，其至乎，不至乎？余不知，惟听其所止而休焉。

1998年夏于南京师范大学梅晚斋

自序

我这半辈子，只高兴过一次，那一次是为别人而高兴，但不久就后悔了，而且实践证明，那一次高兴是错误的，后来就一直没有高兴过。但我绝对在努力，争取为自己高兴一次，可惜一直未能实现这愿望。日前，我要用我的笔写出我的苦闷，美术史研究暂告一段落。在友人和编辑的帮助、催促下，出版这本艺术文集，聊记鸿迹耳。

我自1980年考上研究生后，正式从事美术史的研究。从1982年到1985年3年多时间里，我除开筹备中国美术史界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和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联展等浪费了一些时间外，主要精力都用于写作，有时一天写作一万字，那时精力好，不但写得快，新观点也层出不穷，看问题也比较准确。现在看来，当时不满意的文章，现在也许还写不出来。我虽然已出版了26部著作，但影响较大的还是最早出版的《六朝画论研究》和《中国山水画史》等几本，也都写于1982年至1985年间。

1985年，美国堪萨斯大学聘我任他们的研究员，并寄来很多函

件和保证金，供我办理手续用。因为我出国的理由正当，手续又齐全，按规定应该在半个月內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并办好一切手续，可是两个月过去了，四个月过去了，六个月过去了，手续根本没办。我心急如焚，每日去找、去催，但毫无反应。写作工作完全停止了，我找到有关部门摆事实，讲道理，搬文件，说明我是完全正确的，你们应该给我办。我有理，于是遇到当官的也讲，遇到老百姓也讲，越讲越气也越没用，大约一年时间，我每天火冒三丈，到处去找原子弹。那时我才认识到美术史根本是无用的东西。后来一位老资格的干部出于同情心，告诉我：“你真是书呆子，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，你那样找法，根本没用，应该给你办，但不办你能怎么样呢？我给你打个招呼吧。”她不知给谁拨了一个电话，奇怪得很，第二天就批准下来了，我当时绝对愣了，老实说我已绝望了，精神也没有准备。唉，这世界……到了美国，我搜集很多资料。回来后，我遇到各方面的挫折，研究就停了。后来我的兴趣和精力都转移了，兴趣转向文学史和人文史，精力移向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我对大型辞书《辞源》向来不满。辞源，应该是辞之源，也就是某一词最早出现于何处何时。事实上，《辞源》中举出的唐代的例子，我可以找到汉代的例子，《辞源》上举出的汉代的例子，我可以找出战国的例子，甚至经书上的词，都被《辞源》编者遗漏了。我从1980年始，正式着手修定《辞源》，1987年后，主要精力用于此。我手中4本《辞源》，天头、地脚，写得密密麻麻又加纸条，有的一面上加有几页纸。

二、清人严可均曾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是后世学者必备之书。严氏功劳是巨大的，但我发现他对隋代之前的文辑得并不全，文物出版社出版我辑的《六朝画家史料》，我在前言中已说明这个问题。于是我同时着手辑录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佚文。我这一工作得到了很多老先生的赞同，都认为是一件不朽的工作。

三、写作《中国人文史》。

四、写作《中国现代绘画史》。

因为我是美术史教授，这期间我也陆续出版了一些美术史著作

和论文，实际上都是1982年至1985年间积累的稿子或那时思考的结果。美术史研究的成果，我不满意，但以上四项成果，我比较得意。

我大概是世界上倒霉最多的人。略有得意，跟上来就是大的倒霉。1995年初，一场大火灾降临，将我的寓所焚烧一空，我的半生积蓄，数万部藏书，我收藏的名人书画及文物皆烧光。更严重的是大火将我以上四项尚未出版的成果手稿也烧去，和这些成果有关的资料也烧去，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，造物者为什么这样待我？我的心血，我的前途，我的命运皆系在这几本书上……“是命也夫，命也夫！”几乎所有人都说：“如果是我遇到这样大灾难，即使不死，也必得神经病。”好在我半生中经受的灾难太多，而且我早已将人生和宇宙看透，世界上一切本于无，将来也必归于无。何况已经烧去，损失已十分巨大，如果再为此痛苦，或者得了神经病，那损失就更大。不如一笑了之。所以，很多人都奇怪我，不该痛苦的天天痛苦，该认真痛苦的，反而不痛苦。但后来学校和有关部门统计我的学术成果时，就麻烦了。因为我的藏书都烧去了，我发表的论文，我原都保留一份，现在都烧了，也无从查证。这一次搜集我已发表的论文，就更加麻烦，四处查找，有关图书馆、资料室都一一查找，才找到二百多篇，实际上我已发表四百多篇论文。这二百多篇未必都能入集。我也没有时间再看一次，只是根据印象，选择其中一小部分，又筛选一遍，因为出版社要求这本书不要超过150万字，而且他们打算帮我再编一本《陈传席美术评论集》，所以，其中评论性的文章大都抽下去了。我最后又精简一番，当然也加了一点，然后基本上定稿了。很多已发表的论文，因无法找到原发表的杂志，无法收入，十分遗憾。昔郑板桥自编诗集，其自序中有云：“板桥诗刻止于此矣，死后如有托名翻版，将平生无聊应酬之作，改窜滥入，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。”余则反其意而云：“传席论文暂集于此，生前死后，如有知音或好事者，搜求未入集之文而补入者，吾必欢欣鼓舞，合掌而谢之。”

文集中一些论文的有关情况，我还要剖白于读者。

大部分论文后都注明发表日期和刊名，但这不是写作日期；少

部分论文未注日期和刊名，有的是复印时忘记记录，再去查找一次太麻烦，便不注了；还有的是系列文章，分开发表，如《李唐研究》中的主要文章都在《美术研究》、《美术史论》等刊物上发表，这次将《李唐研究》全文收录，因而就不再一一注明其中各文的发表日期和刊名了。

“六朝时代”的论文大约都发表在 1983 年前后，后来收入我的《六朝画论研究》一书中，国内外真正研究六朝艺术的学者鲜有不引用我这本书中观点者，这本书为很多学者和从事艺术史学习的青年所需，但出版社以“赚钱不多”为由，不复再版。这次因考虑社会需要，基本上都收入文集中，也没有一一标注发表日期。因为我的《六朝画论研究》是 1984 年出版的，1991 年台北学生书局再版时，我只加写一个“台版自序”，其余一字未易。所有论文都发表于 1984 年前。国外学者著述引用我的观点者，都加注明，大多学者还把自己出版的著作和论文寄一份给我，表示感谢。国内学者著述引用或讨论我的观点者，也大多注明，但有少数学者引用我的观点未加注明，有的作者见到我声明一下，说：原注释中注明引用陈传席《六朝画论研究》，但被编辑删去，云云。著书立说者引用我的观点，我都很感谢，但希望注明一下，否则，不注意发表日期的读者反而会误认为我受了别人的影响。

编者告诉我，在很多影响较大的刊物上发现很多篇其他学者的论文，实际上都是我 10 年前已发表过的旧文，有的是我 10 年前出版的《中国山水画史》中的一段，现在又变成别人的论文。我想也许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论文，也许从我的著作中又得到启发或发现更具体的问题，又论述一番才定的。似乎没有必要去弄清。世界上弄不清的事太多了。

我虽已退出美术史界，但美术界朋友仍在，很多问题不好再提，以免得罪太多的朋友。但从佛家悟道的眼光来看，若未悟道之前，有你我他之分，悟道之后，便不分你我他了，宇宙万象皆化为一体，又何分我的文章、你和他的文章呢？我现在对“道”已悟了一点儿，所以，也不再计较了。

很多文章，我都想修改、补充。但一是无力也无暇修改，手中

任务太重；二是出文集，应该保持原来发表时的原貌，当时留下的“鸿迹”，以后不必去修改。所以，我都不再修改，只有少数文章（多是我年轻时寄去的）加入了编辑的意思，完全不合我的思想，我删去了，数量很少。有的文章被编辑删略太多，这次无力恢复，只好任之。

刊物多了，各地来约稿的也多了。我发现我已发表的文章中重复很多，我已删去不少，但未能全部删除重复的文字，这是因为重复不可能是完全的重复，为了保持原貌，我没有彻底删除。似乎古人也有重复的毛病，大诗人陆游《晨起》诗云：“大事岂堪重破坏，穷人难与共功名。”《客思》诗又云：“壮士有心悲老大，穷人无路共功名。”《夜坐》诗云：“风生云尽散，天阔月徐行。”又一首《夜坐》云：“湖平波不起，天阔月徐行。”《郊行》云：“民有袴襦知岁乐，亭无桴鼓喜时平。”《塞夜》又云：“市有歌呼知岁乐，亭无桴鼓喜时平。”《冬夜》诗云：“残灯无焰穴鼠出，槁叶有声村犬行。”《枕上作》又云：“孤灯无焰穴鼠出，枯叶有声村犬行。”这就完全重复了。陆游诗重复者还有很多，但都收入他的诗集中，并没完全消除。元遗山的诗重复更多，而且重来重去，如《怀州城晚望少室》诗云：“十年旧隐抛何处，一片伤心画不成。”《重九后一日作》云：“重阳拟作登高赋，一片伤心画不成。”《题家山归梦图》云：“卷中正有家山在，一片伤心画不成。”《雪香亭杂咏十五首》有云：“赋家正有芜城笔，一段伤心画不成。”《元都观桃花》云：“人世难逢开口笑，老夫聊发少年狂。”《同严公子东园赏梅》云：“佳节屡从愁里过，老夫聊发少年狂。”重复的诗句还多得很。明人高启诗重复亦多，赵翼《瓠北诗话》中都有揭发。诗歌尚能重复，何况是学术论文呢？当然，重复是不好的，明知不好，又去援引古人例子为自己护短，实则文过饰非，不太好意思。等下次改过后就不这样做了。

忙了好久，我希望文集出版后，能高兴一次，不知能否实现这一愿望，估计不易。

整理此文集时，我已移居西山，这里曾是清代袁枚著书立说之处，有山有水，古木参天，荆草遮地，竹影映帘，清风吹枕，江南自古佳丽地，于此尤觉不虚。城市里隐藏着片片山水，山不太高，

而秀，水不太阔，而清，乃是南京城的特点。大隐隐于市，今人隐居应该选择南京。我居住在西山之西坡，楼下有盘山石径，松遮萝绕，犹如峨眉山小道。在我的画室中，可以临窗北望长江，雄气依稀可见。在我的卧室中，可以凭几西望秦淮河，六朝烟水，三楚清气，频频来亲。皓月当空，我每登阳台上，抚栏南望，东坡把酒问天之情，油然而生。坐书房中，临窗俯视，清凉山横列案底，这里有清初龚贤的扫叶楼，明清之际，江南才子，南国佳人，常聚于此。昔曹雪芹著《红楼梦》云：“晨风夕月，阶柳庭花，更觉润人笔墨。”余居于此，本欲埋头著述，不问世事。然俗事纠缠，无容清身。余昔著《中国绘画理论史》自序云：“稍俟异日，余了却众俗事，清偿诸文债，则必摒名利、绝尘事、释躁心、拒庸客、去细碎、弃凝滞、止暇思、忍屈伸、除嫌吝、空怨咨，积学以贮宝，研阅以穷照……”数年过去，俗事非但未能了却，又益增焉。大抵人离开俗世，俗事方能了却。然而，心静则人静，心远地自偏。我将在这里继续我的文学史和人文史的研究。美术史的研究虽曰暂告一段落，但在研究人文史的同时，如果遇到特别的资料和想法，也未必不再染指。现在美国的学者，力主研究学问要缩于一点，终生研究一人乃至一画。中国的学者闻之如承圣旨。谓之非如斯不可为大学问家。然而从司马迁写《史记》到鲁迅作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《汉文学史纲》、小说、杂文，郭沫若研究青铜器、甲骨文、书法、戏剧、历史、文学，兴之所至，古耶？今耶？文耶？艺耶？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学问家终生只研究一个问题，甚至不可能终生只驰骋在一个领域。但我研究的范围之广，乃出于我的精神散漫之本性，并不是说我就是大学问家。

我写文，乃如《文心雕龙·养气》所云：“意得则舒怀以命笔，理伏则投笔以卷怀。”然而，近年来，则因俗务纠缠，心烦意躁，虽“意得”亦无以命笔，悲夫。

1998年8月3日于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西山

再版自序

文集出版，本来应是好事，我也准备高兴一次。这一次如果能高兴起来，就是我平生第一次为自己而高兴。但尚未来得及高兴，各种灾难便接踵而来，反而增加了烦恼和很多骚扰，痛苦自不待言，好在我早已痛苦惯了，灾难和打击对于我来说，也早已习以为常。友人劝我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我便跑到国外去玩了一圈。回来后，干扰仍然未了，我又到桂林、阳朔等地，登山临水，“相看两不厌”。桂林的山水真美啊，足使你宠辱皆忘，俗虑俱消。

我这个人大概命中注定不可能真正地欢乐，白天观景而忘忧，夜晚做梦仍然悲愁，我没做过一个好梦，记得梦中我作了一个对联，醒后只记得上联，曰：“世事入目皆可恶。”友人听后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从你的书中看到你引用清代诗人钱匡的诗句‘甘守时穷方是士，不为人妒便非才。’你能教育别人，为什么不能教育自己呢？人世有美好、有丑恶、有君子、有小人、有高尚、有低下，才叫丰富多彩，正因为如此，才可爱。又怎么能‘入目皆可恶’呢？”说得很有道理，但我并非“才”，为什么也遭人妒呢？友人又说：“你在你的著

作《中国山水画史·后记》中引用杜甫诗“自古圣贤多薄命，奸雄恶少皆封侯”，你又忘了吗？”然而，我也不是“圣贤”，又为什么也“薄命”呢？

现在且说我这套文集，出版不久，便要再版，真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一直很感谢我的读者们。我的每一部书差不多都再版，我20年前写作的《中国山水画史》（81万字）已第7版，最近又被译为外文，有的书在大陆出版，又在台湾再版，我有这么多读者，足感欣慰，也大大地增加了我的生活信心。而且差不多每天我都接到各地读者来信，其中很多人问我最近又在思考什么问题。

我确实时时在思考问题，但近来思考美术史的问题少了。因为俗事纠缠，烦恼不断，心境一直不佳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友人送我一幅大字：“仁者寿。”他大概看到我疲于招架，又常为群小所欺，心境烦躁，希望我以仁慈之心对待众生，“勿荡细碎仇”。我在考虑，仁者是否真寿，还有中国的古训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”。善人真有善报吗？晋戴逵在《释疑论》中早就说过，尧、舜都是大圣，但其子皆不肖；鼓瞍是下愚且心狠手辣的人，却生有大圣人舜；颜回是古今第一大贤人，人品学问皆高，但生时贫困潦倒，二十多岁便死了，（早夭）绝嗣，即断子绝孙；商臣是极恶的人，后世却很昌盛；比干是古今第一大忠臣，却被人挖心而死；张汤是汉代第一大酷吏，十分残忍，但子孙七世皆大官。还有后来的岳飞、于谦都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人，结果很年轻就被判处死刑，而且都被抄了家。袁崇焕是忠臣孝子，为国为君奋不顾身，结果被凌迟处死。倒是很多奸臣、恶人得到好报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看到更多的例子，都是证明好人不得好报，坏人小人才有好报。苏东坡说过：“天下之势，在于小人……”富弼说：“君子与小人并处，其势必不胜。君子不胜，则奉身而退，乐道无闷；小人不，则交结构扇，千岐万辙，必胜而后已。迨其得志，遂肆毒于善良，求天下不乱，不可得也。”（《宋史·本传》）也就是说君子与小人相处，小人常胜。明仁宗朱高炽亦看出这一点，他说：“君子小人并处，则小人之势常胜。”（《明仁宗实录》卷一下）小人常胜，君子处下，天道之公又在何处呢？善有善报又体现在何处呢？其次，我所供职的这所